

# 相思劍

「台灣」古龍

● 沈胜衣传奇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44.5

# 相思剑

「台湾」古龙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责任编辑 王大伟

封面设计 艾 林

相 思 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84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0

---

ISBN 7-80605-137-6/I·99

定价:8.90 元

---

## 序

自从写了“小李飞刀”和“侠盗楚留香”之后，我的读者越来越多了，“古龙”的名字也越来越响。书店里陈列着我的书，电视里放着我创造出来的人物和故事，街道上的音响喇叭里唱着“小李飞刀”的曲子，甚至还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我同意让他的酒店名字叫“楚留香酒馆”。

我感谢读者的厚爱。对这两个人物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小李飞刀”李寻欢侠义善良，但也有性格上的弱点。他感情脆弱，拿不起又放不下，爱林诗音，但又不愿向她吐露真情，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用喝酒来打发光阴，消极、悲观、痛苦，一生都处于矛盾和悲剧之中，活得很累，太不洒脱。

楚留香呢？他潇洒、风流、幽默、诙谐，游戏人间，行侠仗义。他能把一件极难办到的事做得很漂亮，这的确很绝，很令人神往。很多人认为我在小说开头写的一纸短笺最能说明问题：

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极尽妍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时，当踏月来取，君素雅达，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

这张短笺把一件盗取别人宝物之事，写得轻松、优雅，很有诗意，这就是楚留香的品格。

我有很多智慧很高、很有文学修养的朋友，他们一见到我总会问：“小李飞刀和楚留香写得真好，你为什么不

继续写下去，多写几集呢？”

我笑笑。

我只能笑笑。

小李飞刀已写到了极致，楚留香也写了八集，胡铁花也老了，怎么还能写下去？再写下去，也只能落入固定的形式中。

那么，我还写不写？

当然写！还要求变、求新，突破过去的陈旧俗套，重新尝试新的写法，塑造一个新型的侠客——沈胜衣。

沈胜衣，他不但有小李飞刀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还有楚留香的飘逸潇洒、风流幽默，同时，又有他们的智慧和武功。小李飞刀是用刀，楚留香不用兵器，但沈胜衣却是用剑，而且是双手剑。

沈胜衣的故事曲折离奇，紧张刺激，而且很香艳，但绝不荒唐无稽，而是充满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希望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能从书中受到启示，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

这是我写沈胜衣的最大愿望。

---

# 目 录

---

## 相思剑

剑破鸳鸯梦

血染鹌鹑心..... (1)

佳期难上难

相思山外山 ..... (39)

青春付一剑

白发尽相思..... (110)

## 鬼血幽灵

法师点迷津

巧请沈大侠..... (155)

入庄查鬼血

无言心中明..... (190)

辨真凶取证

西门碧惨死..... (236)

英雄显本色

法师露原形..... (276)

## 剑破鸳鸯梦 血染鹌鹑心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相思？

你知不知相思有多深？有多远？

你能不能告诉我相思又是什么滋味？

只要你还有情，还会爱，即使现在你还未懂得，迟总有一天你会懂得什么叫做相思。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相思怨。李季兰。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玉楼春。晏殊。天地有穷，相思无尽。

海水虽深，未及相思一半。

海水有涯，相思无畔。

你说相思有多深，有多远？

如果你已懂相思，已在相思，相思什么滋味相信你总可以告诉我。

如果你还未懂相思，未在相思，这里我找来了刘效祖双叠翠曲的四季相思，你不妨细读一下——

• 春相思，春相思，游蜂牵惹断肠丝，忽看见柳絮飞，按不下心间事。闷绕花枝，反恨花枝，秋千想着隔墙时。倒不如不遇春，还不到伤心处。

夏相思，夏相思，闲庭不耐午险迟，热心儿我自知，冷意儿他偏腻。强自支持，懒自支持，兰汤谁惜瘦腰肢。就是捱过这日长天，又愁着秋来至。

秋相思，秋相思，西风凉月感无知，紧自我怕凄凉，偏照着凄凉处。别是秋时，又到秋时，砧声语意细如丝。为什的鸿雁来，不见个平安字。

冬相思，冬相思，梅花纸帐似冰池，直待要坐着挂，忽的又是一日。醒是自知，梦是自知，我便如此你何如，我的愁我自担，又担着你那里也愁如是。

梦紫，魂牵。

消瘦了腰肢，憔悴了容颜。

相思的滋味原来是苦的。

虽然苦，只要你再想一想，仔细想一想，你并不孤单，你还有一个可以相思相念的人，你就会觉得，这苦虽然苦，还是好的。

只道相思苦，  
想思令人老，  
几番 几思量，  
还是相思好——

西园公子名无忌  
南国佳人称莫愁

月，灯。

白月，红灯。

白月无声秋漏水，红灯有影夜楼深。

月色苍白，灯光通红。

小楼四下的珠帘也给灯光映得通红。

这红，红得醉人，红得迷人。

两条人影就落在西南的珠帘上。

此时此刻，这样的灯光，这样的环境，这两条人影  
如果是一女一男，你说有多旖旎就有多旖旎。

这两条人影却是男的。

左面的一个坐着，右面的一个站着，垂手站着。

有一声叹息。

坐着的那个人在叹息。

叹息中无限伤感。

“她走了？”语声中却夹杂着无限愤怒。

“嗯！”站着的那个人连头也垂了下来。

“跟着沈胜衣走的？”

“嗯！”

砰的放在旁边的一张几子立时在坐着的那个人的拳下粉碎！

站着的那个人猛吓一跳，噤若寒蝉。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又一声叹息。“知道又怎样？一天她不死心，这种事情迟早难免发生！”

“嗯！”

“要他死心只有一个办法！”

“杀死沈胜衣？”

坐着的那个人一颌首。

“也不是一件难事！”

“说得好听！”坐着的那个人冷笑。

“我并没有忘记他的武功。”

“哦？”

“有两句说话，一山还有一山高，强中还有强中手，尽管他武功怎样高强，未必就没有人可以杀他！”

“不成你心目中已有这样的人选？”坐着的那个人欠身欲起。

“今午应天府来了一个人。”

“一个什么人？”

“杀人为生的人！”

“职业杀手？”

“杀手中的杀手！”站着的那个人放缓了声调。“无论胆色，心智，武功，这个杀手在其他杀手之上！”

“哦？”

“雪漫天这个人怎样。？”

“人强，位高，势大，财雄！”

“这个杀手却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内，重重保护之内，一剑将他刺杀！”

“你这莫非是说西园公子——”坐着的那个人长身而起，连语声也变得激动起来。“费无忌？”

“正是费无忌！”

“费无忌？”

“正是费无忌！”

回答的声音冷酷，无情。

费无忌这个人本来就无情，冷酷！

“这里本来有灯，现在无灯。”

“有灯又如何？无灯又如何？”

“有灯你便知我在何处，有灯你便知我是何人。”

“无灯我也知你在何处。”

“无灯难道也知我是何人？”

“有灯我也未必知你是何人。”费无忌冷笑一声。“你是什么人也没有关系，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只有两种人，活人，死人！”

“我是活人！”

“死人不会说话。”

“那在你的心目中，就只知道就是活人……”

“这已足够！”

“其他你一概不管，一概不问？”

“今日主宾，明日路人，我管你什么，问你什么？你

以为我所有的时间很多？要做的事情很少？”

“好，我这就放心了。”

“任何情形之下，你都可以放心，我认识的不是人，只是钱，我相信的只是钱，不是人！”

“我虽然放心，但我还是喜欢黑暗之中。”

“在你。”

“可知我什么事找你到来？”

“我是一个职业杀手！”

“知道。”

“这你找我到来，除了要我替你杀人还有什么事？”

“没有了。”

“你要我替你杀什么人？”

一阵子沉默。

“还没有考虑清楚？”

“不。”

“那最好快说。”

“只怕我一说出来，你就会推却。”

“你果真已经肯定我是什么人？”

“费无忌！”

“费无忌是你所说的那种人？”

“传言不是。”

“本来就不是！”

“但这一次不同！”

“有何不同？”

“我要你去杀的这个人，并非寻常可比！”

“费无忌又岂比寻常？”

“这个人十八岁就已名动江湖。”

“费无忌十五岁就已仗剑为生，第一个杀的也就是名动江湖的入云龙！”

“又是龙？”

“这个人的开始，难道又是杀了一条龙？”

“没有这回事，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杀过什么龙，只是战平手了一个杀龙手——一怒杀龙手！”

“祖惊虹？”

“正是祖惊虹！”黑暗中一声微喟，“之后金丝燕，柳眉儿，雪衣娘，满天星，拥剑公子，十三杀手都在这个人剑下饮恨，就连轰动一时的剧盗白蜘蛛，也倒毙在这个人面前！”

“我知道你所说的这个人是谁了。”

“谁？”

“沈胜衣！”

“就是沈胜衣！”

“这个人的确并非寻常可比。”

“你也承认了。”

“事实是事实。”

“嗯。”

“我未入应天府城，已经感觉到这个人的威风，一入应天府城，耳边更就全都是这个人的名字。”

“这还是昨天的事，他还是前天才来，一来事情就完全解决，在人们心目中，简直已不将他当做人，当做神！”

“在我的心目中，他却只是人，不是神！”费无忌冷笑。“本来他就不是神，只是人！”

“在你的心目中只有两种人，活人，死人。”

“他不过是个活人！”

“所有活人都一样？”

“都一样！”

“你不怕？”

“我有何可怕？他有何可怕？”

“你自信他不是你的对手？”

“我没有这样说过。”

“你没有这种自信？”

“没有，完全没有！”

黑暗中又是一阵沉默。

只有费无忌的声音。

“我十五岁刺杀入云龙的时候，入云龙的剑术最少胜我一筹，轻功最少好我两倍，经验更是多我十五年，连一分自信都没有，都不可能，结果他却是……”

“死在你剑下！”

“武功是一件事，杀人是一件事，武功高强的人杀人未必出色，杀人出色的人武功未必高强。”

“哦？”

“我并非以武功取誉，我只是以杀人扬声！”

“嗯。”

“杀人是另外一门学问，另外一种技能！”

“你专攻这一门学问，你擅长这一种技能。”

“你现在需要的只是懂得这门学问，擅长这种技能的人！”

“嗯！”

“我就是你需要的人。”

“所以我找你到来。”

“这你还问我什么？”

“一件事！”

“我在听。”

“要多少酬劳？”

“我杀雪漫天索价黄金一千两，沈胜衣最少比雪漫天难应付一倍，要你二千两金也不过分。”

“并不过分！”

“爽快！”

“近门有一张几子。”

“哦？”

“几上有一个盒子。”

“找到了。”

“盒内有两张银票，每张黄金一千两，正好二千两！”

“银票已在手。”

“我本来就打算给你这个数目。”

“好巧。”

“先银后货，这是你杀人的原则，我知道。”

“你应该知道。”

“银现已付出，货？”

“半个月后我另有要事，如果还要我追寻沈胜衣的行

踪，半个月內如无消息，这事情就得押后，最好你能够供给我消息，告诉我他的行踪，那有半个月时间，事情应该可以解决了。”

“昨日拂晓他离开应天府，在城外徘徊了大半天，傍晚才见他取道北上，时间相差并不多，他人又与众不同……”

“我对他没有印象。”

“这可以给你一说。”

“年岁？”

“二十五六。”

“身材？”

“七尺短长。”

“特征？”

“散发披肩，白衣及履，用剑，左手剑！”

“你还知道什么？”

“这还不够？”

“够了！”费无忌一字一顿的，“十五日之内，他不死，我死，我不死，他一定死！”

“好！”

“你走运，半个月后的那件事我只是应聘，并未受聘，要是我已收了人家的钱财，你就是给我二万两黄金，我也不会接受，我也要等到那件事了结之后才会替你卖力，卖命！”

“我走运！”

“至于是沈胜衣倒霉还是我倒霉，要看这十五日了！”

“嗯。”

“没有什么，我得走了。”

“不送！”

黑暗中大笑声突起，脚步声突起。

费无忌的大笑声，费无忌的脚步声。

笑声渐远，步声渐远。

又回复寂静。

并不寂静。

那个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找他这件事有没有人知道？”

费无忌已去远，这句话的对象当然不是费无忌。

“没有，绝对没有，我已小心，极尽小心！”一个人连随应声。

这个人似乎一直侍候在旁。

“可会泄漏风声？”

“不会，完全不会。”

“好，知道这件事的，就只有一个人。”

“费无忌？”

“费无忌只赚钱，只知杀人，他认识的只是你，不是我，你当然不会跟他提到我的？”

“当然不会！”

“那他又怎会知道？那个人又怎会是他？”

“不是他……”

“不是他！”

“谁？”